

冰凌推薦 叩問一座大山的非凡特質 (散文連載四)



作者：張林華

(接上期)這與山上後來的文化會堂相比較,可強烈感受到不同時代、不同功用的建築所顯示的差異是多麼的明顯,也很自然地豐富了人們的審美需求。

莫干山的洋氣氣質,不是一種裝飾,更不是一種賣弄,而是一種顯現於外形,又根植於肌體的自然流露。莫干山是洋氣的,它的洋氣,處處透露出那麼一絲時尚與浪漫的氣息來。無論是郵局電報房、露天舞池與泳池的建立,還是咖啡、旗袍與 Party 等社交禮儀的流行,所有這些今天看來似乎習以為常的東西,倘若時光倒流,回溯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,你還不能不由衷驚嘆莫干山的神奇時髦?

武陵村里為宋美齡專門修的露天舞池,已呈破舊之狀,磨石子澆築的地面已有條條裂痕,但舞池形狀基本無改,仍保持着原有的總體模樣,不禁讓我想起南京紫金山上,蔣介石為愛妻所栽的梧桐樹道,若空中俯視,呈現一個象徵愛情的項鍊形狀,極具浪漫色彩,莫干山上的舞池與此似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由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共同栽種于 1937 年,象徵愛情與浪漫、至今猶存的那棵茶樹,被人稱為“美人茶”,而今依然茂盛,每當春風吹來時,即開得如火如荼,綴滿鮮艷的花朶,可惜早已事過境遷。

我曾經在一個很偶然的情形下,見到一張蔣宋伉儷在莫干山休閒的照片,大感意外。身著旗袍的宋美齡略側身斜坐在蔣介石藤椅左側扶手上的照片。時局發展不如人意,國民黨統治已呈風雨飄搖之勢,貴為黨國總裁,總以嚴肅刻板面目出現於公眾面前的蔣介石,眉宇間雖存憂愁意味,但大體還是顯得比較平和與滿足,毫無吃驚異樣的神情,這難以置信的輕鬆和諧模樣,讓我猜度這樣的舉動,在這一對年齡差距不小的伉儷中間,應該不是偶一為之。現實生活真是多麼多樣性,絕不可為表象所蒙蔽,即使是蔣介石這樣在正規場合端著一副威嚴架子,總顯得正經八百的政治家,回到日常生活中,應該也有其率真自然的一面。相信經歷了太多的世事滄桑,才更明白寂寞也是一種境界。我因此特意認真地用手机拍攝下,並保存在文件夾里。我不知道這張照片的詳盡拍攝過程和緣由,是不是經宋夫人許可,或者本來就可能是宋夫人的授意而為?也未可知,總之,是十分耐人尋味,讓人感知到世事惟艱,人性複雜的另一面。不無遺憾的是,這張十分有趣有料的照片,竟然未被世人重視而另眼相看,也是民國世事繁雜而難以解釋的一樁。

不能不強調的是,我們關注莫干山的洋氣,絕不能只關注它的的外表,而更應該關注它發時代之先聲,在倡導教育、慈善,以及培養規則意識、公民精神等方面的積極探索與非凡貢獻。1932 年,賦閑在莫干山休養的民國人士黃郛先生,目睹山區農村兒童“終日兩眼看天地”,全無受教育的機會,遂起意以一己之力,在莫干山地區創辦私立小學,採用六年義務制,專收莫干山地區貧窮人家子弟入學,對品學兼優者還提供升學獎學金。當年 6 月 1 日,“莫干小學”暫借民房,如期開學,黃郛與夫人親自出席開學儀式。黃郛先生還致辭表態道:“我夫婦二人將來即以學校為家,願鄉村父老予以合作,使莫干小學成為我們農村改進的先聲,莫干小學的(教書)先生各個為地方上有用的人才。”黃郛沒有食言,翌年元旦,新校舍在莫干山麓落成,有兩層樓房並大禮

堂各一幢。黃郛親書“勤儉忠慎”,以此作為校訓,並同時書“耕讀”匾和“自治自衛自教養,相友相助相扶持”對聯,分懸於大禮堂大門上端及兩側。莫干小學校園雖小卻志不在小,勤儉忠慎,事實上是辦學者試圖通過學校教育,從而培育國民修身立業的標準。《校歌》里有唱:“莫干之靈,鍾我諸生,勤儉忠慎,我校之箴。耕不廢讀,讀不廢耕,生聚教訓,利國福民。”校徽是一個等邊倒三角形設計,畫面乾淨,只畫有一柄農用鐵耙置于書本之上,極其清晰地申明瞭校方對學生的嚴格要求,即上課讀書與耕作勞動皆不可偏廢。青年學者朱焯由此感嘆道:“如此以‘耕讀並重’為鄉村特色學校,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,乃至在經濟基礎較好的大城市之郊,也是不多見的。(所以)我們不得不承認,早年的中國教育,很大程度上是在小地方形成氣候的。”(朱焯《百里湖山指顧中》)

我是認同朱焯先生這一判斷的,我並進一步認為,莫干山這樣的鄉村小鎮辦教育,不僅對早年中國現代教育最終形成氣候,產生推波助瀾的影響,更關鍵的還在于,在那樣一個積貧積弱的年代里,人們對於救國圖強的宗旨,而把眼光朝向少年兒童,在某些教育理念、經驗方針層面的啓蒙意義與探索價值。在莫干山腳下的莫干山文史館里,我曾經見到一張簡樸的莫干山小學



1932 年創辦時即使用的“好學生選舉票”,可視作為辦學者對學生的一種評估標準,比照當下我們某些地方確立的教育思想與原則,頗有感觸。簡明的十二條評價條文,諸如“守時刻;守次序;今日事,今日畢;愛群愛美”等條目,均具體、實在、客觀,無一條是脫離生活實際、違背社會規律的虛幻理論,無一條是大而無當、無法操作的空洞說教。

現代社會有別於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,是積極倡導並切實踐行規則意識。了不起的莫干山,又恰恰在這樣一件事關傳統中國社會治理與社會文明的大事上,無意間引領了時代潮流。我在莫干山管理局于 1994 年編選的《莫干山志》上,意外讀到一則《莫干山避暑會章程》,發覺其中所立條款不僅具體清晰,既非大而無當,無從把握,也不模稜兩可,似是而非,而且言辭平和,曉之以理,十分人性化。想到這樣的章程誕生於一個略顯偏遠、交通並不發達的山區,且是在一個世紀以前的 1898 年,便頓生敬意。

據考,“莫干山避暑會”是莫干山開發初期,洋人們自發組織的一個自治管理機構,由於當時中國政局動蕩,政府完全疏於對莫干山的行政管理,加之洋人在莫干山購地建屋,自然會與地方山民產生某種糾葛,所以可謂應時而生。而且避暑會成立後逐漸擴權,漸漸成為山中的實權機構,執掌山上工商、市政,甚至人口、戶籍等的一切事務,儼然替代了地方政府。避暑會還下設“司法委員會”,還擅自“判處在當地發生的一些案件”。(李南《莫干山——一個近代避暑地的興起》)鑒于避暑會完全排斥國人參加,所以事實上構成了對我國主權的侵害。但客觀來看這一組織,也不無進步意義,單論由《莫干山避暑會章程》所確立的某些行政規則,就不僅超前,而且實用,對早期包括洋人在內的所有人的建屋等行為,起到了一定的規勸、約束作用,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。比如在“避暑會章程”中“規則”條目下專闢有一條“增

加山之美態”,包含條文就有十項之多:“一、種植樹木……;三、鐵皮之屋頂應漆以雅淡之顏色……;九、凡在公共道路旁建築籬垣以包圍私有產業者,應向內讓出地步,庶道路可以放寬;十、一言以蔽之,各居民皆應增加其房屋四周之美觀而為本山生色。”正是在這些章程條款的規範下,莫干山的建築,便逐步形成了以紅、綠或黃漆油漆瓦楞鐵皮屋頂的基本建築色調與風格。其他關於強調植樹與園林美化的條文,雖無實質制約性,但在倡導生態保護、美化家園等為內容的先進理念上,對莫干山發展的影響可謂深遠。

還有必要指出的是,《莫干山避暑會章程》第六條約定,“勞倍脫氏議會法為本會議事之規則”。有研究者認為,這個《勞倍脫氏議會法》就是著名的《羅伯特議事規則》(慎志浩《鄭振鐸的莫干山之間》)。以寫作者名字命名的《羅伯特議事規則》初版于 1876 年,原本是一本工具書,在執行操作層面更多是技術性的。自晚清洋務運動起,以曾國藩、李鴻章、魏源等為代表的開明人士提出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,但腐朽的清政府根本無力也無心引進、並重視使用這套議事規則。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得肯定,身處江南腹地的莫干山,已經開始了邁上之一條依據一定規則來推行行政治理之路,其探索與實踐價值,實屬難能可貴。

洋氣就是這麼一種難得的、可貴的氣質!它之可貴在於獨特獨有,個性鮮明,在於它由內而外,內外兼修。僅此一點,莫干山即與其他諸多崇山峻嶺拉開了距離,分出檔次,令其可望而不可即!它之難得,在於它之形成,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造就,也非外力輕易可以改變。

聲名遐邇、篤篤定定的莫干山,山勢其實並不高大巍峨,更談不上險峻奇崛,區區八百來米的海拔高度,絕對是以高原、山地為主體的大中國連綿群山中,的小弟弟,如果要單就高度這一項來硬比,可能會讓一眾大山峻嶺笑掉大牙,然而誠如古人言,“山不在高有仙則靈”,莫干山像一個實誠而有靈氣的孩子,實實在在,不爭不搶不分辨,含蓄自信得很,卻已然成為驗證先輩這句名言的最好注腳。道不盡的莫干山是有“仙氣”的,有仙則靈,有仙則名。在我看來,它的秀氣、它的文氣、他的貴氣,以及它的洋氣,一併構成了它的“仙氣”與“靈氣”,這是它得以獨步天下、笑傲江湖的獨特氣質!因此,即使它始終低調無比,即使它始終活得自我,活得自信,活得豐滿,旁若無人一般,也根本不必掩飾它內在的牛氣,確實,莫干山有足夠的資本將獨具特質的“氣”鼓得足足的!

寫不盡道不完的莫干山,你真是一座歷史與人文的富礦!初來乍到的造訪者俯拾與蒐尋到的,永遠只能是歷史長河里某些最渺小的碎屑,然而總不妨礙他們虔誠地希望,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里,藉助這片片碎屑建構起屬於自己的城池與故園。寫不盡道不完的莫干山,你實在讓人着迷!莫干山就像是一個人,是一個人就自有他個人的氣質、調性,這種氣質決定了他的現狀,形成



于它的歷史,也必將從中看得見它的發展與未來。莫干山的氣質與調性無疑是鮮明的,飽滿的,獨特的,是玉樹臨風般的一種存在!

這樣的氣質一定是有親和力的,這樣的氣質當然也是有吸引力的。這些年,我越來越頻繁地一遍遍行游莫干山,儘可能地探訪它每一個的似乎不為人注意的角角落落,深究每一個故事趣聞背後的細枝末節,並記錄和品味它或完整或碎片、或具象或無形、或濃烈或恬淡的所有生存哲理、生活情趣。事實上如同一個人,莫干山當然就有很多肉身的東西,具體可觀可觸可感。作為山的形象,莫干山存在已數百萬年,能以人文名勝立身于世,也已近百年。過往滄桑,既有斑駁陸離,也有絢爛如花,渾如莫干山的秋色,有褪盡鉛華的裸露,有層林盡染的渾厚。往事並不如煙,拂去世間積澱的厚厚塵埃,百年莫干山,歸來仍是少年!草木花卉翠竹,溪水積雪晚霞自不必說,還有那一個個鮮活的近現代人物,特別是足可彪炳史冊的當代名人,更有那一樁樁非同凡響、影響深遠的文化歷史故事。

莊子說: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時有明法而不議,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。聖人者,原土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”(《莊子·外篇·知北游》)。確實,滾滾紅塵,熙熙攘攘的人們,或為名或為利,精疲力竭,甚者更是狼奔豕突,幾近瘋狂,哪里還記得去找地兒安放一顆潔淨平和的心?真不妨學陶淵明“採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”,心寄山水原野,穿越千山萬水,收留一片真性情,才能逍遙于茫茫人海、繁縟功利間。東晉年間陶淵明定居桃花源,興之所至,吃肉喝酒,吟詩誦詞,好不痛快。即便不留神喝醉了酒,晃悠悠出門遊蕩也無大礙,因為幽篁夜空,月明星稀,鷄犬相聞,均可為伴,實在撐不住了,乾脆靠著竹子打個盹,待酒醒再起身。設若在城市,這樣做可就不易,因為城市車水馬龍,晝夜喧鬧,被圍觀被叱責,甚至被收容,都是可能的選項,豈非讓五柳先生憋屈得很、丟臉得要死,哪還有興致誦咏“詩和遠方”?莫干山清涼幽爽,有大美而“不言”,並非無法言說,更非不願言說,而分明在以它獨特的方式,已經給世人暗示了許多道理。這世上能影響人的力量有多種,心平氣和的那一種最有力!王維詩曰:“興來每獨往,勝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窮處,坐看雲起時。”我相信,假以時日,放鬆心情,多來莫干山的青山綠水間信馬由繮,既實實在在在地感受自然之美,是最貼近真實的一種生活,又遠離浮躁與是非,是一種最瀟灑的解脫與享受。既貼得近,又離得遠,豈非人生欲求而難求的最高境界?不勝于此,相信寶藏一樣的莫干山還能讓我們悟出更多的一些道理來,千金不換,讓我們有限的人生更多出些鮮活和真實來。

“驚看擊畫憑勞力,造就樂園在世間。”郭沫若先生的詩句,貼切地表達了人們對莫干山的終極感受。我有幸生長在莫干山麓,多少得到莫干山的山水人文滋養,並且見識見證了莫干山的滄桑歲月片段,為此深感榮耀自豪!我打定主意,未來的日子裡,將儘可能多地創造機會,拜會莫干山,親近莫干山,聽取它寶藏一樣豐富故事的娓娓述說,向它傾訴深藏心底的心路歷程。山高水長,平凡如竹,我內心一直有種直覺,莫干山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彌足珍貴的一個摯友,是我在孤獨也還漫長的人生下半程,足可以信賴的一個朋友,是割捨不了的情感之托。(全篇完)
2022年9月18日 莫干山

